



探访沧浪山

■ 梅洁

沧浪山,是我故乡十堰市境内的一座山。严格意义上,它是秦巴山脉中一片纵横78平方公里的群山,其最高峰海拔1800多米,比著名的武当山还高出200多米。民间流传着“真武大帝办公在武当,清修在沧浪”的传说。2008年,这片古老的原始林区被批准为“沧浪山国家森林公园”。我从小离乡,直到近些年才知晓这座山的名字。

我的家乡还有一条江——汉水,我一直视她为“天上银汉”。这条江古时名为“沔水”,亦称“沧浪水”。屈原在《楚辞》中曾吟唱:“沧浪之水清兮,可以濯我缨;沧浪之水浊兮,可以濯我足。”我知道,孔子也曾唱过这首歌。孔子和屈原都是游走在汉江畔时,留下了这般饱含哲思的吟唱。那时,他们歌里的“沧浪”指的就是汉水。

可为何汉江畔的这座山,也冠以水名“沧浪”呢?我时常在心中这般自问。其实,我并非时常惦记这座山,真正让我牵挂的,是听说沧浪山上有万亩野生蜡梅——据说数量达几百万乃至上千万株,堪称华中第一蜡梅园。而我,对梅的痴情与生俱来……

于是,我常想象“雪海梅香”之景:寒冬腊月,万亩山野蜡梅盛放,天地间一片金黄,浓郁的梅香弥漫在百里山野。白雪自天穹悄然飘落,将朵朵梅花轻轻揽入怀中。此刻,白雪与梅花相映,演绎着大自然最美丽、最圣洁的爱情……

然而,“雪海梅香”终归是想象。我从未在冬日归乡,甚至未能走进这座距离城区仅40公里的森林公园。

2025年四月,春风唤我回故乡。我邀约上两位故乡的文学朋友善清、雨歌,一起走进了沧浪山。如往常般,性情甜美的雨歌和她的轿车,成为我们进山途中最好的陪伴。

守山人王贤文先生在316国道旁的太阳坡村头等候我们。作为沧浪山国家森林公园的第一责任人,我们本应称呼他“局长”或“书记”,他却爽朗一笑,说:“别,别!我就是个守山人,看山人……”言语间,这位中年男子幽默爽朗的性情里,更透着历练多年的人生智慧。

森林公园的大门就在太阳坡村边,我们在门前合影后,王先生便引领我们一路欢乐前行。

行至一湾风景秀丽的峡谷山洞,王先生示意我们停下来。只见眼前豁然开朗,山脚下静卧着一湾清潭,如镜的水面倒映着蓝天白云和葱茏青山,宛如一幅绝美的油画!潭边的石栈、台阶、

观景台都已修筑完毕,我们欢呼着在潭边拍照留念。

王先生让我们给眼前的景点起个名字,我和善清不假思索地随口说出“天池”“仙潭”之类的名称。王先生介绍,这条峡谷常年清流不断,潭水上方的桥叫“迴马桥”,下边的这片区域则称“迴马湖”。这里原来有个叫迴马村的村庄,只因山大人稀,后来合并到了其他村……没等他说完,我和善清立即打断:“那这里就叫‘迴马湾’吧!”王先生听了非常开心,当即决断:“那这个景点以后就叫‘迴马湾’了!”

一番交谈后,车子继续向沧浪山深处驶去。

我们到了一处名为“太阳窝”的地方。听王先生道出这名字的瞬间,我惊喜不已,顿觉浑身似被暖阳温柔包裹!太阳坡、太阳窝,这名字里珍藏着山里人对阳光何等深切的珍视啊!太阳窝路边的土石台墩上,竖着一块两米多高的青色礁石,石面上雕刻着“沧浪梅海”四个涂红大字,在青郁的深山里,犹如霞光般瑰丽。啊,这不就是我无数次梦想的“雪海梅香”之地吗?!

站在路边紫红色木栈道上,只见岩壁间垂悬的梅枝遒劲如铁,满眼新绿将整片山野层层遮盖。我知道四月不是梅花花期,但这漫山遍野的梅树,仍引发我无限遐想——待到花开时节,这里该是怎样一个清香四溢的世界!

王先生介绍,腊梅开得最盛时,香气能飘到十里外的太阳坡村,冬夜村里人都舍不得关窗。他还说,太阳坡村人已培育出18个蜡梅品种,正开发蜡梅相关产业:除了剪花枝通过网络销往武汉、西安、昆明等地,还以蜡梅为原料泡酒制成蜡梅酒、提炼蜡梅精油,或将花苞晒干,缝制蜡梅香包……

我问及太阳坡村的人口情况,他说:林区内共有三个自然村,原本有1300多人,但多数人外出打工或迁居城镇,如今仅剩100多人留守。目前村方正计划以蜡梅产业为依托,吸引年轻人回乡创业——这万亩蜡梅,可真是个宝呀!

那一刻,我看到守山人王贤文的眼中,既有愁绪也满含希冀。

离开“沧浪梅海”,前行不远处便到了“五女峰”。随着王先生手指的方向望去,五座青峰秀峦如五位凌空携手的女子,正逶迤向我们走来。

“你们快来看,它们不是同一种树!”雨歌惊喜地喊道。顺着她指的方向,只见路边一棵葳蕤大树的树干半腰

处,竟有一粗壮傍枝凌空而出,叶片与母树完全不同——这深山怎会有人工嫁接?莫不是鸟衔来种子自然而然长成?

“这条进山路修了十几年,来往的人虽多,却从未有人发现这个奇观,今天竟让你给发现了,谢谢啦!”王贤文惊喜地对雨歌说。此刻,聪慧、美丽得如洋娃娃的雨歌,心里该有多少欢喜!

“以后这里也设个景点吧,就叫‘母子情深’。”

“再杜撰个千里寻母的故事,肯定更吸引人!”我和善清忙给王先生出主意。尽管我向来不喜欢给自然景点附会俗不可耐的故事,但转念想——在这原始森林中,“母子情深”的故事,该带着忧伤而美丽的韵味吧。

我们就这样走走停停,沿着盘山路蜿蜒而上。

到达海拔900米处的林区办公地后,王贤文让我们换乘越野车,由林区师傅驾驶。车子刚驶出,便爬上“24道拐”路段,每一道急弯都令我屏气、心惊。王贤文却笑着宽慰:“放心,这路师傅闭着眼都能开!”

眼前的盘山路明显是新开辟的,王贤文说:“进山这五年来,我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修路上,至今已修了60多公里。沧浪山要打造4A级景区,路是基础,没有路不行呀!”

话音未落,车子便爬上24道拐的最后一拐,我们到达沧浪山海拔1100米处的一处景观——这里原本没有命名,我被那五彩缤纷的页岩片麻石深深震撼,便在心中为这沧浪奇景定下“七彩岩”之名。灰白、玄黄、墨黑、粉红、幽蓝、松绿……这些叶片状的岩石,不知是古生代地壳变形的造化,还是秦巴山从大海深处崛起时的挤压所致,千叠万摞地挤压在一起。用手轻轻一扣,岩片便簌簌滑落。

站在七彩岩的路边,我们遥望不远处的“白皮松”景观——那是一座刀砍斧劈般的白色悬崖,半腰处“悬挂”着一株树龄五百年的白皮老松。王贤文得意地说:“黄山有迎客松,我们沧浪山有白皮松。”说完,我们便跟他一起快乐地大笑起来。

望着层峦叠嶂的山崖,王贤文又说,他们规划在此打造“高山攀岩”森林运动场——从山下攀登千米上山,再顺势而下千米,最终形成集探险、旅游、观光、生态于一体绝佳场地。

我听后大惊:“那太刺激了!那不成了世界级的攀登、滑山运动场了吗!”王贤文粲然一笑,脸上满是欢喜。

从寅时雾到子夜月

■ 杨洪霞

石桥晓色:青石板上的时光印痕

渡春桥的24根石柱在晨曦中显露沧桑,柱上“三千年前秦楚,五百里内划庄园”的字如岁月刻下的皱纹。卖豆腐脑的刘大爷推车走过,车轮在青石板上碾出的韵律,与1849年首辆马车驶过的声音遥相呼应。

织女河总是醒得最早——水纹揉碎晨光,将云影、老榆树与现代玻璃幕墙的倒影统统揽入怀中。这些交叠的影像,恰似这条街的命运——古老与现代在此达成默契和解。垂钓者坐在河岸,鱼竿划出的涟漪,与五百年前如一辙。

午间絮语:阳光下的新生脉络

2022年启动的老北街修复改造工程,让573户民居既留存明清古韵,又融入现代肌理。青砖灰瓦的店铺门前,新挂的木质招牌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。织女绣坊里,年过花甲的非遗传承人正在指导年轻人绣制七夕主题香囊,针线游走的细碎声响如春雨润物。

手工织布馆的织机咔嚓作响,像是时光的节拍器。游客在这里体验古法织布,柱子穿梭的韵律让人恍惚穿越时空。隔壁VR体验馆里,孩子们通过全息投影与喜鹊互动,欢笑声与织布机的节奏奇妙共鸣。这条曾经破败的老街如今焕发新生,成为“城市会客

厅”——既吸引游客纷至沓来,又留住了原住民。

暮色浸染:灯火初上的魔法时刻

当夕阳最后一缕金线隐入西山,七夕天街便展开它每日最动人的变装。2025年改造后的街区形成“三园九坊”格局,最先亮起的是拱辰门檐下的宫灯,暖光如蜜糖般从琉璃灯罩中流淌而下,慢慢浸透青石板路。随后,整条街的灯次第绽放——渡春园、留春园的景观灯勾勒出亭台楼阁的飞檐,非遗工坊窗棂上的剪纸在地上投下喜鹊的剪影,戏台檐角的鱼龙灯摇头摆尾,活灵活现。

穿汉服的少女从暮色深处袅袅而来,裙裾扫过新刻的“天上七夕·人间那西”地标文字,佩环相击的清脆声响,与百年前大家闺秀途经此地时的环佩叮咛如出一辙。3D全息喜鹊从游客掌心掠过的刹那,总能引发阵阵欢笑,这笑声惊动了老榆树上的宿鸟。

夜市流光:古今交融的活色生香

渡春园戏台前最为热闹。说书人醒木一拍,梆子版的鹊桥相会便在现代科技营造的星空背景下重现。台下坐着听这故事长大的白发老街坊,也站着举手机直播给远方友人的年轻人。

隔壁七夕茶社里,老板王华建向客人讲述特调茶饮背后的传说,玻璃杯中

看着眼前的连绵群山,王贤文突然忆起童年:“我小时候上学,每天要走十里山路。”他的目光扫过远处的山脊,那里隐隐可见一条羊肠小道,“冬天雪深,得拄着棍子探路前行。”

善清接过话茬:“过去,在这里念书的孩子很苦。早上翻十里山路上学,下午再翻十里山路回家,午饭仅靠从家带两个红薯充饥。许多学生没鞋穿,都是光着脚在山里跑……”他指向远处的山坳,“有个学生家就住那儿,每天上学得蹭过两条小溪、爬过两座山。”原来,善清当年曾在这里教过书。

站在群峰之巅的七彩岩远眺,沧浪山群山起伏,绿意浩荡;苍茫山色如波翻浪涌,恰似一片凝固的大海!我骤然一惊:沧浪山何以得名“沧浪”?此景便是最好的答案!

2005年我回乡采访,筹备撰写《大江北去》一书时,曾听闻已退休的原郧阳地委副书记李才讲述一段往事:1969年“中国二汽”在十堰建厂,全国各地30万人涌入十堰大山,当时这里缺房、缺水、缺粮、缺燃料……为解燃眉之急,郧县(现郧阳区)在红岩背林场开展勘探,成立“胜利煤矿”,组织7000人在山里为“二汽”挖煤。这7000人中,有几千人是从上海、武汉来的知青,皆是十六七岁、十八九岁的少年。彼时煤矿的煤质较差,产出多为煤矸石,直到襄渝铁路通车,外煤得以运入山区,这几千名挖煤人才陆续走出深山……

在林区办公地前方,一栋白墙黑瓦的房屋外墙上,挂着一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处可见的“农业学大寨”标语。而就在这座房屋前,立着一块指示牌——我蓦然看到牌上“胜利煤矿原址”六个白漆字,下面有小字标注“由此前行1000米”。刹那间,我血往上涌,心倏忽一紧:啊,这里就是当年的胜利煤矿?就是红岩背林场?我看看指示牌箭头所指的方向——正是善清先前指过的那处峡谷,久久出神……

我不禁想象起50多年前,7000人在海拔1000多米的秦巴山里挖煤的情景。写到这里,我想对守山人王贤文说:在打造沧浪山4A级景区过程中,一定要将胜利煤矿遗址纳入其中。今天的“二汽”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汽车工业的骄傲,而在它初创的艰难岁月里,曾有7000多人在沧浪深山为之付出汗水与青春。这是一支多么值得纪念的群体!

唯有大自然的沧浪和人类历史的沧浪涌动在一起,才构成了沧浪山有别于其他景区的震撼与壮丽!

文言游记
十堰日报编辑部 联办
闾里书院《文思》编辑部

黄鹤楼记

■ 尹汉檬

三国吴黄武二年,吴帝孙权筑夏口,于城隅黄鹤几上起一望楼,名曰黄鹤。其雄踞于长江南岸,巍然处蛇山之巔,乃江南三大名楼之一也。外观五重飞檐,内隐九层之构,暗合九五至尊之象,尽显帝王之气。

若值春和景明,登楼远眺,但见万家鳞次,阡陌纵横,草木葳蕤,生机盎然,恍入锦绣画卷。树木葱郁,生机勃勃,则全然入春之感矣。及至霜日之时,寒风凝白,朔风萧瑟,骚人墨客虽稀,然银装素裹之间,独赏玉树琼枝,心游太虚,宛若置身瑶台阆苑。

至若盛夏炎蒸,火云如盖,行人避暑,市井稍寂。此时凭栏,但见千峰叠翠,云霞触手可及,几有凌空揽日之豪情。及至秋高气爽,金风送爽,游者如云,皆趁晴爽而来。极目楚天,忽觉楼宇与天地共色,恍见昔人乘鹤凌霄,直入琼霄碧落,方信此楼真有仙家气象。

自东吴肇建以来,楼历十余毁圮,然历代主政者必倾力重建,何哉?盖因黄鹤楼非砖石之筑,实为文脉所系。余今日登临,虽不见昔日鹤影,然其如椽巨笔书写天地文章之气魄,未尝稍减。此等气韵,固将与我天下士子挥毫泼墨、笔落惊鸿之志遥相呼应哉?吾恍见焉。

(作者简介:尹汉檬,生于二零零六年,内蒙古赤峰人。闾里书院文言写作班学生。)

游五桂山记

■ 文浩全

中山市之南,有峰据于珠江口者,五桂山也。五桂古称香山,因盛出沉香而遐名于世,岁供朝廷,外销四国,香山县亦因此得其名焉。

循路而上百余武,有绿植生焉,多吊钟、杜鹃之属,含苞欲放。松杉盖于其间,青葱拔翠,或有立于干石之上者,则嶙峋千奇,虬枝老杆,乃野生与人工之异也。行数百武,豁然有水声,则见小泉汨汨,出于石涧,水质清冽,游人多于于此幽手濯濯。复行里许,觉力疲,而至观音小寺矣,土人多往此焚香敬神,祈祈今岁之福。稍憩以备登峰,寺至峰仅数丈,然无阶无路,需攀岩而上,或有携手搀扶者,或有龙腾虎跃者。奋然至顶,顿觉耳目清明,豁然开朗。南俯水库,五桂之泉汇于此;北瞰山麓,层叠叠翠,似卧虎藏龙之地。东见来时之路曲折萦回,往来旅人不息,西则电视塔立它峰之上,葺葺独立。四望之,慨然生予瞻超然之感。山虽不过百丈,然山林草木之色,自然清爽之气已悦人心目矣。

刘梦得言: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;水不在深,有龙则灵。”今五桂山可谓兼得之矣。然山之景,无人观,无以知其美,无人护,无以全其美。今虽倡绿水青山之言,若无人行之,则徒视为空言矣。燃烟花爆竹于山,山焚木灭,仍有美景乎?吾人当警之也。

时值乙巳新春,粤有行大运之说,阖家往焉。归,闻有燃烟花而致山小火之事,遂记之。广信文浩全。

(作者简介:文浩全,生于二零零五年,广西梧州人,现居广东中山。闾里书院文言写作班学生。)

故乡的灵气

■ 李胜东

这些年,无论我走得多远,身上总系着一根看不见的丝线——线的另一端牢牢拴在老家竹溪县蒋家堰镇猫子沟村的青石、溪流、翠竹或果树上。每次回乡,我都满怀期待,只为让故乡独有的灵气洗去我在都市里沾染的疲惫与无奈。

一回到老家,我就会四处走走。当脚步踏上通往后山顶的小路时,周遭的一切便豁然开朗。这是一种有质感的静,并非无声,而是滤掉了车马喧嚣与人声鼎沸之后,生命本真的清音。最先迎接我的是路旁的竹林:风穿过竹林时,不再是城里那种蛮横的冲撞,反倒化作千万只温柔的手,轻轻拂过每一片竹叶,发出簌簌的、私语般的声响。我曾将遗落在竹林里的残破风铃挂在竹枝上,风一吹,风铃的叮当声便与竹叶竹枝的摩擦声相互应和,成了我生命中一段独特的乐章。

路旁是一方小池塘,塘边立着两棵老树——一棵是垂柳,树龄近六十岁,为堂哥离家时所植;另一棵是白杨,树龄更逾七旬,由另一堂哥栽种。柳树树皮皴裂如龙鳞,顶端却披垂下万千条柔韧丝线直探水面。白杨则截然不同,它笔直而倔强地刺向天空,银白色树皮在夕阳下泛着光,密层层层的叶子稍遇风拂,便哗啦啦作响。那声音不似柳丝的缠绵,倒像是一阙铜琶铁板的壮歌。

池塘旁,便是我家的老院。如今老院早已没了半点遗迹,就连零星残垣断壁也被一大丛蔷薇花严严实实遮盖,寻不见昔日的热闹与繁华。岁月让老院静静卧在旧时根基上,沉沉睡去。几丛野菊从墙头探出身,缀着金黄的花萼。几块菜地里,青青菜苗长势正好。高高的地基石坎,默默诉说着曾经的沧桑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曾有近五十人在此生活。他们犁田打耙、砍柴磨面,刀砍肩扛间,既磨出了岁月的痕迹,也扛来了日子烟火气。我仿佛还能听见转磨石稳的隆隆声,听见棒槌与衣物、石板伴着水声起落的脆响——那声音里,有日升月落的恒常,有春去秋来的耐心。

我走到池塘边,俯下身来。池水里沉着柳叶与白杨的倒影,也映着天上流云的踪迹。一群大小不一的鱼儿在啃食水草,慢悠悠地摆着尾。我将手浸入水中,那股凉意顺着臂膀丝丝缕缕漫上来——这池塘的水温柔而包容,带着水草与泥土生生不息的气息。

这气息将我拉回曾经炎热的夏季:一群伙伴在池塘里游泳,大人们从不高声呵斥,只是悄悄把所有人的衣服藏了起来。最后,大家只能赤条条着爬地跑回家,要么挨一顿罚,要么偷偷找件衣服披上再赶回池塘。有意思的是,这时衣服总会原样摆在原地。这做法,竟是一种教育的大智慧,于默不作声中便达成了教育目的。

院子南面靠山沟的那眼古井,是我每次归来必去之处。拨开落叶掬捧水入口,清甜中带着竹根的淡雅与岩石的坚毅,直贯丹田。我时常想,这井水便是故乡最本真的能量——源自大地深处,经岩层过滤沉淀千百年,终成这澄澈甘醇之味。我们这些离乡游子,尝遍世间各式饮料,到头来最惦念的,仍是这一口纯粹的清甜。

行至老屋后的山坡,整个猫子沟村静静地卧在夕阳余晖里,宛如俯卧的巨龙,青黑瓦屋连成片,恰似沉睡的鳞甲。阳光像往昔一样洒满每个角落,只是少了许多曾经和我一样的孩童。我是幸运的,仍能像孩子般沐浴在故乡的阳光里。

这一刻,我忽然明白了。故乡的灵气并非玄虚之物。它是这口井水的澄澈,是这片竹林的清响,是这方土地的安稳,是老院的沉静,是垂柳的缠绵与白杨的激昂。它是一种缓慢而坚定的节奏,一种万物和谐共生的秩序。它以日复一日的安宁、无处不在的生机,将我干涸的灵魂滋养得丰盈柔软。

转身踏上回城之路时,我的心是满的,脚步是轻的。我知道,明日再入山外喧嚣世界时,行囊里已装满了猫子沟的月光、竹韵、清泉,以及柳丝与杨叶合奏的生命性交响曲——这,便是故乡赠予我最慷慨、最强大的能量。